

又是瑞雪飘落时

作者：盖 威

一九七二年的早春，一个多雪的时节。那时，还是一个学前孩童的我生活在一座塞外古城，记忆中，雪后的空气是清冷的，雪后的晴空是碧蓝碧蓝的，而艳阳照耀下的雪地是那样的白洁、耀眼……

雪天，对于那时的孩子们来说，是一个老天爷赐给的狂欢的日子。雪地上满是奔跑追逐，欢叫嬉闹的打雪仗、滚雪球、堆雪人的孩子们。堆雪人的孩子，总是要挖空心思，想方设法鼓捣出与众不同的雪人来。邻家大哥哥提议：“咱们堆个尼克松吧！”尼克松？就是那个大街上大喇叭里，家里半导体收音机里天天广播的来中国访问的美国总统？报纸上有照片的，一个深眼窝、大鼻子，相貌奇特的美国人。“好！”于是，几个孩子合作，堆起一个硕大的雪人，一个孩子跑回家拿来一根胡萝卜插在雪人脸上做大鼻子，又有人说“美国人的眼睛是蓝色的”，便又有孩子拿来了蓝色的钢笔水染蓝了雪人的眼窝……雪人堆好了，一群孩子围着自己的“杰作”又蹦又跳。

在那个瑞雪飘落的早春，蓝天、白雪、神气的雪人，如雪地上的脚印般印在了儿时的记忆中，同时印下的，还有一位美国总统的名字——尼克松。但是，那个叫做“美国”的国家于我来说，却是模糊、遥远而又陌生。

六年后的——一九七八年的冬天，也是一个飘雪的时节，十二月十六日，中美两国共同发表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。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，地球这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地球那边的美利坚合众国正式建交。这些，对一个十二岁的少年来说是懵懂的——“美国”，依旧是一个模糊、遥远而又陌生的国度。那是我十二岁的冬天，那个冬天，是一个春天来临前，蕴藏着勃勃生机的冬天。

又是三十年过去了，又到了瑞雪飘降的时节。望着窗外朦朦飘雪中枝叶萧疏的白杨，恍惚间，却又似满目葱茏，思绪回到了仲秋时节。

今年九月，一个很好的机缘，终于对那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度——美国，有了一次零距离的感验。

三十年来，无论是广播、电视、电影，还是报纸、书刊，还有飞速发展的互联网，都使我们对地球那边的美国有了太多太多的了解。于是，眼前的一切都让人有似曾相识之感——不必说芝加哥与纽约那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，也不必说旧金山湾宏丽的跨海大桥；不必说尼亚加拉大瀑布排天的水雾和震耳的轰鸣，也不必说夏威夷那迷人的海滩和火焰般的晚霞……

而与人的交往则愈发鲜活而生动。

那是在纽瓦克机场，因候机楼里空调温度较低，实在忍不住了——“阿嚏！阿嚏！”

正觉尴尬之际，“Bless you！”

循声回头，服务台内一位金发美女含笑致意。

赶紧回一句“Thank you！”

尴尬、困窘烟消云散，感觉到的是温润、熨帖。

是啊，人与人的交往，其实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。一句简短的话语，一个眼神，一个微笑，会超越文化，超越种族，超越国度，会让你感受到其中的蕴含，因为毕竟人性是相互通融的。

从三十六年前瑞雪纷飞时节，那具有历史意义的跨过大洋的握手，到三十年前中美正式建交，再到我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，飞过千山万水去感知那遥远的国度，我们经历了许多，许多。三十六年的光阴，在历史的长河里并不漫长，而对人的一生来说却不短暂，我已从一个懵懂少年踏入了不惑之年。

窗外的雪，依然在纷纷飘落……

瑞雪兆丰年，只愿来年，再来年……我们都能有一个好年景。